

都市病人

人性背后的故事

灵魂深处的透视

马枋

著

——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真情记述



作家出版社

1247.5/1418

2008

都市病人

马枋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病人/马枋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63 - 4107 - 3

I. 都… II. 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9996 号

都市病人

作者: 马 枋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0.5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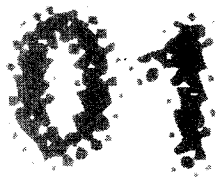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07 - 3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疑心我的病人——那个夜半拨打咨询热线的求助者，与日前发生的一系列杀人案有着某种关联。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或者说，是一种闲暇之余的职业联想。

一般来讲，系列杀人案有着较为明显的模式。被害者大多具有相似的背景，或是某些特殊的外部特征，作案手法通常具有高度的仪式化，并且，杀人动机往往也很耐人寻味：实施者多半是那种心理有问题的家伙；他的内心深层渴望着死亡，于是不停地制造出令他人死亡的事件。

本市发生的一系列少女被害案件无疑符合系列犯罪的特征。

半年前，一名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孩儿被曝尸荒野。晚报上说，据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颈部被扼导致窒息身亡，全身裸露，但没有被奸的迹象。此案尚未告破，在最近短短一个月内，竟上演了罪恶的续篇：又有两名女孩儿的尸体被扔在西郊的荒山上，作案手法与半年前极为相似，而且，被害人之一的处女膜依然完好，另一名虽说已不完好，却不是新近遭破坏的。据内部人士透露，女孩儿们青春的肌体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她们花蕾般的乳头被恶魔的牙齿咬得面目全非。

这起系列杀人案令全城惊悚。人们纷纷千叮万嘱自己的花季女儿，让她们一定要时时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态杀人狂。

出于职业习惯，闲来无事时，我为犯罪分子描画了一幅心理肖像：他一定是个内心极为阴暗的家伙，也许是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年龄可能偏大；当他没有能力让自己保持正常的性行为时，他就可能把性无能演绎为性谋杀。他一定有着不幸的童年，母亲从小不喜欢他，父亲不是虐待他，就是已经离家出走。他的少年时代伴随着

压抑的白日梦、强迫性手淫、极度自我孤立、习惯性说谎以及逃学与叛逆。他还可能喜欢虐待动物，残忍地拔下蚂蚱们细弱的腿，或者扭断野猫的脖子。他是个孤独的家伙，他的住所散发着阴湿的霉味；他一定是独居，没有女人或者女人早已离他而去。在他渐渐进入性成熟的春春期，或许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件，而这事件一定与女人的乳房，特别是乳头有关；这一事件在他的记忆中可能仍很清晰，也可能已经模糊，被岁月深深夯入意识的最底层，却不断在暗中兴风作浪。当然，如果用心理分析的一系列手段，比如说深度催眠、自由联想，想必可以挖掘出那些深埋已久的、细碎的根须。

我发现，我的病人可能具有上述人格特征。

这里应该纠正一下，严格地讲，“我的病人”这样的称法并不准确，因为我不是医生，就不能说人家是病人。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不是医院精神科或心理门诊的大夫；我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我的工作职责是提供心理指导，不是给人家开方用药。一般来讲，我们把前来咨询的人称为来访者，或咨客，而不是患者或病人。心理问题并不等于“脑子有病”，人世间没有绝对健康的人，就像地壳里找不到百分之百的纯金一样。尽管如此，出于习惯，我们业内的同行们在交流各自的案例时，还是经常有人口误，将来访者称为“我的病人”。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口误也有着深层的原因。行业规则要求我们与来访者之间建立平等尊重的朋友式关系，而在医院，医生与病人之间，多数情况下类似教练与学员式，或者领导与下属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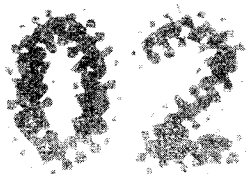
那个男人，“我的病人”，甚至连来访者也算不上。他只是拨打了我的心理咨询电话。1606777。这个号码跟我的办公电话相连，并且可以转移到我的手机上；我每天入睡前，都要把手机塞在枕头下面，就像塞进一枚小型炸弹，不知它会在何时被引爆，也不知道在黑夜里，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我清晰地记得，在间隔不长的时间里，那个男人已经打过三次热线，都是在午夜过后，或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夜色深重，人与梦格外缠绵的时分，电话铃就在耳畔轰然炸响。这是我最为头疼的事，但又没有办法。有几次，我真想关掉手机，任窗外洪水滔天也

不再理会，用被子蒙住头脸重新潜入美妙的梦境——然而不行，我不能这样做。职业操守是一方面，经济效益是另一方面。而且，我还担心，假如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一个打算马上告别人世的失意者，也许，我拿起了电话，就能暂时牵住一个鲜活的生命，不至于让它立即坠入死亡的深渊。发生这样事情的概率可能非常小，但谁又说得准会不会被我遇上呢？几千万分之一的大奖都有人会中得，可见概率这东西有时是靠不住的。

当那个家伙第四次打来电话时，我几乎都不想接听了。我揉着沉重的眼皮，一边瞄着手机上显示的号码，一边想着怎么尽快打发了他。可是就在这时，他突然说出的一句话让我立即警醒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念头顷刻间接通了我的大脑皮层深处的某根神经，我的手有些发抖，心脏在突突乱跳，嘴皮子明显不如以往那么利落。我神思迷离地想，难道，这一回，真的被我撞上了？

他说的那句话是：我迷恋女人的乳房。



韦若从梦中醒来。

确切地说，她是被梦境惊醒。

又是那个梦。前半部分与以前的一模一样，只是后面的情境有些不同。

韦若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急匆匆跑进卫生间。卫生间里光线朦胧，她的身影映在镜子里，只是模糊的一团，看不清轮廓，更分辨不出细节。百叶窗的缝隙间隐约透进外面的天光，只是微白，有些清冷。

韦若犹豫了一下，终于打开了壁灯。小小的空间骤然间涌满柠檬的黄色，有了些暖意，也让她安下心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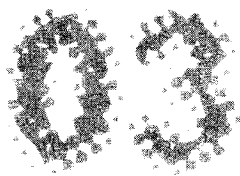
最近一段时间，每隔上一阵，韦若就会遭遇那个梦境。她梦见自己在洗澡，赤裸着身体，或者是淋浴，站在雾气弥漫的水莲蓬

下，或者是泡进了宽大的浴盆，盆里的水有时温热，有时又很冰冷；只是洗澡的地点千篇一律地没有任何变化，是在自家的阳台上。她家住在三楼，与前面的楼房距离很近，阳台上的风景可以被对面的很多人尽收眼中。梦境中也是如此。她洁白的身体仅仅披着一层透明的水雾，她发现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她看，但梦中的她并不惊慌，全无羞涩，她的动作甚至可以说是有条不紊。这便是她梦境的前半部分，除了水温以及沐浴的方式，几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到了后来，她记得，当水的薄雾散尽，阳光触摸到她的皮肤，光线变得格外耀眼时，她才猛然间慌乱起来。她一下子自己看清了自己的身体，她被惊呆了。有一次，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肥胖，丑陋不堪，比她的同事“化肥”还要大上整整一圈；另一次，她发觉自己奇异地细瘦，皮骨之间空洞无物，就像医学院里的人体骨架；而这一回，刚才的梦中，她看见自己的身体上面堆满了褶皱，一层层赘肉就像南方山区曲折的梯田，又像达利画中那些稀软松懈的钟表；而她的面庞，已是深沟纵横，衰老得近于腐朽……

韦若对于梦没有做过特别的研究，但她知道，梦境与现实之间，与自己的心绪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梦是心中所想——这是流行于民间的说法，却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韦若曾经重复做过一种关于考试的梦。总是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而自己什么都不会，课本是崭新的似乎从没翻看过，笔记也是一片空白。那时，她经常被这样的梦吓醒，醒来之后她就想，这是因为自己在学生时代太惧怕考试失利了。

如果可以这样解释梦境，那么，近来的这些关于洗澡的梦，关于无数双眼睛盯着她的裸体的梦，关于身体变形与衰老的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个男人第一次打来热线时，说自己的妻子到外地出差了。他说，他感到很寂寞，睡不着，想跟我聊聊。我告诉他，我们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不是那种陪人闲聊的声讯台。他说他知道，他就是想找人给他

咨询一下。

类似的情况以往也曾出现过。深夜无眠的男人，或者未婚，或者离异，或因种种原因暂时独处，便被寂寞吞噬着，被渴念搅扰着，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着，不得不在无边的夜色中寻求一点安慰。这也是人之常情。我当然不会陪他们闲聊，但也不会痛斥。心理咨询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与尊重，美国的同行前辈罗杰斯甚至提出，要给予对方“无条件的尊重”。

对于这样的求助者，首先我要做的是，对他的寂寞以及对女人的渴望表示理解；接下去，我就要把握住谈话方向，引导他讲一讲从前的恋爱史，讲一下他与妻子或女友的情感故事。这个过程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使之释放掉部分生理能量，另一方面又可强化他心中那些美好的感情。很多人在经过这样的大段讲述之后会变得安静下来，他可能说得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且，他需要在自己的故事中停留一下，沉浸其中并加以回味。

然而，那个男人却无视我的引导，他拒绝讲述与妻子相恋的话题。他说，他结婚十多年了，老婆没什么好讲的，他要说说他的情人。他说自己有两个情人，她们原本相互间并不认识，直到有一次，他把她们两人同时约来，三个人在床上一块儿做爱。他问我，“你说我这算不算有心理问题？”

我觉得他是有问题，他的话不可信。我很不客气地问他，既然你妻子不在家，你为什么不找她们来陪你呢？你有两个情人，怎么还会感到寂寞？我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觉到了。

果然，他不再说话。沉默了一阵之后，把电话挂掉了。

我有些自责。我发觉自己的态度确实有点简单粗暴。怎么能用近乎指责的语气跟求助者谈话呢？这是我们的职业所不允许的。我反省着自己，觉得可能是我自身的问题，是我对他描述的场景无法

从内心去接受。在正常的人群中，怎么可能有两个不相识的女人（相识就更不可能了）跑到同一张床上，跟同一个男人，在相同的时间，同时做爱呢？我感觉有问题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两个女人就更有问题了。她们真的会这样吗？她们当时的情绪反应又是如何呢？我真想知道这些。可是，电话已被那个男人挂断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那个电话再次于午夜时分响起。

还是那个号码，还是那个男人。然而，他却绝口不提两个情人的事了，更没有提到自己的妻子。他说他是个机关干部，三十，未婚。这一次，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猛男，帅气而剽悍，是众多女人追逐的对象。

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不是上次那个男人了。他已经成功地为自己转换了角色，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他的声音听上去并没有改变。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几乎一直是他在讲。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甚至有几分急切地表达着。他在大谈自己的艳遇。他说自己长相出众，身高一米八以上，高大威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引一个刚刚认识的女人，她们往往直接从酒桌移师到他的床上。他讲了许多与女人狂欢的场景。我判断他是抄袭了A片里的某些情节，一点儿也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他说他已经有过一百多个女人；他说他喜欢观察女人的表情变化，看到她们在他的抚爱中如醉如痴，感到非常满足；他自豪地说自己可以连续作战六个小时。

在他漫长而自得的讲述过程中，我曾经几次试图去打断他，但都未成功。我发觉他并不是想要解决什么心理问题，他只是想找个听众，通过幻想自己的性魅力从而释放性苦闷。这就是我对他的初步判断。大约一周后，他的第三个电话，则支持了我对他的这种判断。

第三次，他让自己扮演成一个在校大学生。他说他二十二岁，在读大三。他说自己是个崇尚纯真的男生，而他的女友却天天追着他要租房子同居，他问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男人很可笑。他的电话号码显示在我的话机上，他的声音也已为我所熟悉，而他一定也熟悉了我的声音，明明知道接听电

话的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说成不同的人？

我并不认为他是在有意说谎、存心来蒙骗我。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或者说是“心灵的真实”，他希望如此，他内心需要这么做。只有把自己想象成不同的人，才有理由跟同一个倾听者讲述不同的故事。虽然他的故事听上去桃红柳绿，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却非常单一：与性有关，或者说，仅仅关乎性。

我认为他的讲述与他在现实中的状态可能完全相反。他也许没有什么性魅力，甚至在能力上都可能存在问题。试想，如果一个男人拥有如其所述那么丰富多彩的性生活，他怎么会在后半夜无法安眠（这可是激情之后最为疲惫的时刻）而再三拨打一个收费的电话，只是为了把他的多彩生活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呢？是需要讲述过程中回味，还是在讲述过程中得到某种心理安慰？

我可以肯定他是有问题的，但问题严重的程度还不好说。他可能仅仅是由于性压抑，通过性想象来满足自己，还能分清想象与现实的差别；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性妄想，已经混淆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这就有可能发展为妄想型精神疾病。

我估计这个男人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于是决定用心理咨询中最为严厉的“面质技术”试他一下。我对他说，“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你好像已经打过三次热线，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一次已婚，一次未婚，现在，又把自己说成在校大学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一招显然令他大为意外，他半天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你这样做肯定有你的道理，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你一直这样扮演下去，而不是把内心真正的困惑告诉我，我是无法向你提供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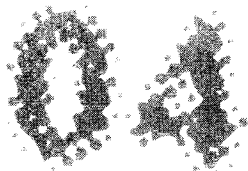
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挂掉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窗口，天色已经微明了。

我想，这个人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想再听他那些不着边际的性幻想。说实话，我对他的讲述有一些反感的情绪，这对咨询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我认为自己对这个病人已经尽力了。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没有想到他还会打来电话。



韦若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跟陆京京的家长见上一面。

这是个突然间变得让她头疼的学生。尽管她对孩子们升入初二后的变化有一些思想准备，但陆京京的情形还是令她吃惊。

青春期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它像奔跑在原野上的一阵方向不定的热风，令树木和花草在不安中快速生长；它又像流进体内的一股生鲜的血液，给人带来无穷活力的同时，也给人带来疯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像一只只躁动的小兽，目光流转，情绪激昂，一触即发，充满了叛逆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昨天可能还是乖乖女或听话男孩儿，也许一夜之间，他们就变成了一头头小毛驴，脾气暴躁得不可理喻。陆京京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作为班主任老师，韦若记得陆京京在初一时的种种表现：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五名，三好学生，英语课代表，班委成员。那时的京京梳着一条直直的马尾辫，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课堂上投向老师的目光清澈而明亮，一看就是个懂事听话的女孩儿。然而暑期过后，刚升入初二，韦若发现京京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这变化首先从头发开始。这小姑娘竟然把头发挑染成了酒红色，而且，扎头发的辫花竟是一只大大的、鲜艳夺目的红唇模型！太抢眼了！令人不可思议。放学后韦若把陆京京悄悄叫到一旁，命令她把头发染回黑色，并向她解释说，这是学校的规定，在校生不许染发，就连老师们都不可以把头发弄得五颜六色。陆京京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了。第二天，她的头发虽然变黑了，但头花还是那么艳丽，而且，两鬓又多出几个斑斓的发卡。

开学不久，就有其他任课老师向韦若反映，说陆京京上课不认真听讲，在课堂上乱扔纸条。化学课上，老师截获了一张字条，上

面写着，“我给化学老师起了个外号，你看叫化肥怎么样？”纸条是在第一排一个男生手里被发现的，那男生说不是他写的，而是后排传过来的。陆京京满不在乎地站了起来，得意洋洋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纸条是我写的。老师，您不觉得我给您起的名字很有创意吗？”全班同学哗地一下乐翻了天。化学老师满面绯红。她是个长相丰满的大姑娘，臀部和双腿部分尤其丰满，平时最不喜欢的就是肥字。这位化学老师气得一溜小跑冲进语文教研室，见了韦若就大叫道，这课我是没法上了！最后，韦若拉着陆京京给化学老师道了歉，那堂课才算得以继续进行。不过，“化肥”这一颇有创意的绰号，就在初二级部以至全校教师间传开了。搞得韦若每次见到化学老师，都深感歉意。

韦若发现，陆京京的眼神变得令人格外陌生，甚至有几分可怕。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再存有明快和天真，而是藏着重重心事的样子，时时透出一种怀疑和警觉，还有几分无所谓。这孩子变了！韦若痛心地说，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儿啊！智商超群，反应机敏，作文写得相当不错，肯定读过很多书。然而现在，她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听课的学生！课堂上做小动作或睡大觉，顶撞老师，作业不认真完成，学习成绩大幅度滑坡；近来听班上同学说，又在跟一个小男生谈起了恋爱！韦若担心，这样下去，这个孩子就毁了！她决定找陆京京的家长认真谈谈。

韦老师打电话给陆京京的母亲。

这个女人她还有些印象，初一上学期开家长会时见过一面。那个学期陆京京考了个全班第二名，她母亲在家长会结束后，曾逗留片刻，跟韦老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韦若记得那个女人说话干净利落，十分干练的样子。

打通电话后，韦若得知陆京京的母亲此时不在本市，出差去了省城。在电话中，陆京京的母亲真诚地对韦若说，她的孩子就是老师的孩子，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老师尽管批评就是了，就算是打骂一顿也是应该的。然后又请韦若多多关照。韦若听到电话里传来各种嘈杂的声音，想必那是省城的车马人声，再加上这女人风风火火的语气，知道她此时深陷事务之中，也就不必多说了。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坏的事情，韦若不得不再次惊动陆京京的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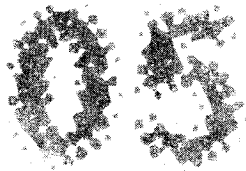
这孩子竟然逃课了。不仅是她逃课，她还带走了七八个同学，男生女生都有；他们跑到了网吧里，整整一个下午，在那里大玩网络游戏，狂吞零食；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还在网吧吸烟！当别的同学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的时候，他们几个小家伙竟然穿着整齐的校服（这可是本市重点中学的标志！），泡在烟雾弥漫的网吧里胡闹！若不是班上知情同学悄悄举报，韦若还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他们。

这一次，韦若真的生气了。平时，她很少跟学生们动气，即便是他们犯了错误，她也不用伤害性的言辞教训他们，更没有那些诸如体罚或打骂等过激行为。她对孩子们是宽容的。她是教师，学习过教育心理学，知道青春期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青春的成长就像蝴蝶的蜕变，要经历一番痛苦，经历一些不太美丽的过程，最后终于可以振翅高飞。她理解孩子们。但理解不等于放任。对于那些过分的行为，作为班主任老师，不能视而不见放手不管。

韦若把这七八个学生叫到了办公室，终于问清事情的原委。这场集体逃课就是陆京京和林超（班里盛传他是陆京京的“男朋友”）他们两人发动起来的。导火索是今天上午在数学课上，任课老师布置了两道课堂作业，可能有点难度，全班同学有一半以上没有做对，被老师骂成“猪”，引起了普遍不满。陆京京跟那个林超就商量着，要以逃课的方式表示一下“抗议”，结果，还真有几个同学响应了他们。

骂学生是猪当然不对，韦若想，但学生在课堂上挨几句骂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陆京京利用这件小事大做文章，借此制造混乱，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仅靠批评是不够的。韦若想，一定要找到这孩子内心变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使得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儿，变成一个聚众闹事的小魔女？



黄海大楼并不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说，这幢只有七层高的办公楼在市区的诸多建筑中，并不特别知名。然而，因为这个城市地处黄海之滨，所以用黄海命名的楼宇就显得天时地利，与自然 environment 浑然天成，想必可以得到上苍格外的眷顾。这里是整座城市里相对安静的一个地方，我喜欢安静；7和5，都是我喜欢的数字，7代表着某种激情和向上的趋势，而5，则是我的幸运数字。

相信某个数字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暗示。良好的暗示我们还是需要的，不论来源于自己，还是来自于他人。当年，俄国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还未成名时，一天，他走在街上，忽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那人大声对他说，这不是我们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吗？诗人听了激动异常，备受鼓舞，最后终于成为诗坛名家。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诗人的成名与那肩头的一拍存在着必然联系，但是，在某些时刻，被人拍那么一下竟显得非常重要，它可能就此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的肩膀始终没有别人来拍，那我们只有自己拍好了。

黄海大楼矗立在一条比较幽静的街道上。路的一边是挺拔优雅的法国梧桐，另一边是婀娜妩媚的合欢树。这里是我的心理咨询工作室。

我的工作室由里外两个隔间组成。外间略为空旷，可以办公和会客，我原本想把它布置成为一间游戏室。这里的游戏与心理放松技术密切相关，比如沙袋和飞镖，可以用来强健体魄，也可以用来宣泄负性情绪。然而，当许多媒体充满激情地报道说某某城市出现了与心理治疗有关的“哭吧”之后，我就打消了设置游戏室的念头。据说，那样的哭吧为了增强效果，竟然引进了各种类似刑具的辅助手段，比如辣椒水和催泪剂什么的，目的是让那些欲哭无泪，或者干脆忘记哭为何物的来访者终能泪流成河。我想，我的咨询室绝不会准备这些东西。我认为，用心理咨询技术把来访者的眼引

导出来，比用那些刑具要高明得多，也专业得多；心理咨询室毕竟不是中美合作所。

里面的房间就是进行咨询的地方。它的布置完全符合专业要求，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表达，那就是设置问题。该有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少，不该有的物品一件也不能有。比如说茶几和沙发的摆放，比如墙上的画或窗帘的挂法，都是有讲究的。再讲得具体一点吧，咨询室一定要有一个茶几和两把靠椅，两把椅子要摆成大约九十度角，这样放的目的，是使咨询师与来访者在谈话过程中，目光既不是直视对方，又不会造成斜视的效果。最为规范的做法是扫视；扫视是一种自然的、温和的、富含友情的目光交流方式，既不咄咄逼人，也不会显得漫不经心。茶几上除了摆放两杯纯净水之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那就是抽取式纸巾盒——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咨询师是否经过正规训练。如果哪位朋友在某个号称心理咨询室的地方没有见到这种纸巾，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痛斥那里的主人一顿，并在对方满面羞愧中扬长而去（此段文字有些玩笑成分，读者不必一律相信，也不可一律不信）。如果是侧重于精神分析的咨询师，他的咨询室一定还有一张长沙发，那是用来催眠或进行意象交流时使用的。当然，也可以在针对家庭问题的治疗中派上用场。当夫妻二人或一家三口在那上面落座后，往往可以从他们之间身体的距离上发现某些蛛丝马迹。

好了，有关咨询室的设置我只能谈这么多，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工作室来亲身感受一番。这里没有辣椒水，也没有催泪剂，只有我太阳花般温和的笑脸，请大家尽可放心。

这天下午我要接待两位女性朋友，她们是昨天通过电话预约的。

这是一名女中学生和她的母亲。

她们来到我的咨询室后，母亲径直走向茶几旁的椅子，并在那里落座；而女儿，左顾右盼之后，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母亲上来便问我，“医生，她总说自己的脸两边不对称，说右半边鼓了起来，可我怎么也看不出来。你看看，是这样吗？”

我望了那个女孩儿一眼，并没有发现她的脸有什么不对称，但我并未表态。母亲又说，“领她看过几家医院，医生都说脸没有什么毛病，有人建议带她看心理医生，我才找到你们。你说她这是怎么回事儿？”

在母亲讲述的过程中，女儿一直半低着头，双腿并拢，十指缠来绕去，不看我，也不看她的母亲。

我试着让女孩儿开口说话，于是向她提了几个平常的问题，比如在哪里读书，上几年级了等等。女孩儿说她在市立一中，正读高二。接下去，我让她说说自己的感觉。女孩儿说，最近以来，她每天要照很多次镜子，每照一次都胆战心惊，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右脸在一点点往外生长，已经明显跟左脸不同了。

“你觉得明显到什么程度？”我让她描述得确切一些。

女孩儿想了一下，说，“我也说不好，反正，左右脸不对称。”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最近两个月吧。”

“你觉得这个问题能够影响到你的学业吗？”我问。

“那当然了，”女孩儿说，“我觉得右边脸发胀，在一点一点增高，怕别人看出来，只好随身带着镜子，想起来就照一下，看看肿成什么样子了。有时，在课堂上想起来，也忍不住要拿出镜子看看，弄得课也听不好，还怕被老师发现。”女孩儿说，已经有很多同学都发现了她的秘密，说她人长得不怎么样，还那么爱臭美，说得她特别心烦。

我仔细端详了一下女中学生。她长相虽说不上漂亮，但还清秀文气，身材也适中，看上去没有什么让她感到特别自卑的地方。她眼神比较单纯，不像那种特有心计，或经历比较复杂的女孩儿。我询问了一下她的学业状况，这一回，又是她母亲抢着替她回答，说她在高一时成绩还行，在班上二十名左右，因为市一中升学率很高，老师们常说，班上二十名之前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然而，上了高二之后，她的成绩就滑到了中下游，这样下去，能不能考上本科都成了问题。

我望了一眼女孩儿，在她母亲说到她的成绩时，她的头又低下

去，十指不停绞绕。

“你在班上有比较要好的同学吗？”我问。

“嗯，不是很多，但有一两个比较好的女同学。”

“你觉得自己的脸不对劲，这事儿跟她们说过吗？”

“我问过她们，可是，她们说，看不出来。我想她们是在安慰我吧。”

“除了觉得脸在肿，你还有别的感觉吗？”

女孩抬起右手捂在脸上，说，“有时候会感到疼。”

“有时候？也就是说，并不总是在疼是吗？”我问她，“一般什么时候疼呢？”

“当我从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会感觉有些疼，也不是很厉害的那种。”

“是看到脸才感觉疼，还是觉得疼时才去看脸呢？”既然她母亲说领她看过几家医院，想必她不存在口腔方面的问题。但我还是要确认一下。

女孩儿想了想，摇着头说，“我说不太清楚，好像是一看镜子就疼。”

“不看镜子时呢？”

“不看到脸时，好像没有疼过。”

“你如果把手拿下来，感觉一下，现在疼吗？”

女孩儿听话地放下手，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说，“有点儿。”母亲眼里果然流露出无限的担忧。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示意今天就先谈到这里。我对女孩儿说，你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下次最好你单独前来，不用母亲陪同。女孩儿表示同意。我又让母亲单独留一下。女孩儿走出房门后，我对她的母亲说，女孩儿的问题还不能立即下结论，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脸在向外生长，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可能是焦虑感引起的某些强迫症状，也可能是更为严重的精神类疾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女孩儿的母亲显然吃了一惊，她问，“你是说她会得精神病？”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但决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给她太大的